

郵局特號號碼為認準請新聞紙

## 統八第

批評

誰看見了民衆？  
誰能工興革命  
感情的矛盾性  
由梁不合作主義到合作主義  
我之謂不角說  
誰是文化的障礙物？

智官

如

此

如

承

烈

吳日羅承烈丘家鎮成烈C.越

每冊銀一元半  
每冊銀一元半  
每年年津加三  
每年年津加三  
十五分價  
歲歲  
八四  
角角

版出日一月三十一年二七

# 批評旬刊

第二號目錄(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第五號目錄(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出版)

- |                               |         |                         |        |
|-------------------------------|---------|-------------------------|--------|
| 革命者的精神.....                   | 丘 咸     | 馬克斯價值論的疑點.....          | 丘 咸    |
| 批評『西洋教育史大綱』.....              | 吳家鎮     | 不可忽視的中國農民教育.....        | 洪本榮    |
| 輿論指導者.....                    | 汪清論     | 女子的裝束.....              | 照微女士   |
| 文藝雜評.....                     | 劍 三     | 到結婚的路程.....             | 少 談    |
| 『一個問題』的討論.....                | 童蒙正·周殿璋 | 男女的交際.....              | (棠)    |
| 廢止全國女學校的提議.....               | 吳 越     | 『整頓學風』之我見.....          | 吳家鎮    |
| 第三號目錄(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            | T.C.譯   | 慢談馬克斯主義.....            | 丘 咸    |
| 討論『訴奪取政權的運動者』的兩封信.....呂一鳴·丘 咸 | 童蒙正     | 打破外國資本主義侵人的第一步.....     | 童蒙正    |
| 女子職業的時間問題.....                | (棠)     | 婚姻的起源.....              | 隋麗生譯   |
| 『一個問題』的討論.....塵耶·俞錦堂·吳 越      | (棠)     | 女子在家庭的職務.....           | (棠)    |
| 第四號目錄(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            | 整頓學風 ?  | 同情於鐵路工人的話.....          | 亨      |
| 重利問題與合作銀行.....                | 秦 然     | 評『新民主主義新社會主義』.....      | 吳 越    |
| 童蒙正                           | 丘 咸     | 代議士 ?                   | 如      |
| 讀『美國教育徹覽』後的感想.....            | 吳家鎮     | 改革家庭之研究.....            | 童蒙正    |
| 評『裁兵運動者』的運動.....              | 丘 咸     | 評『北京女子法政學校招生章程』的批評..... | 吳高舉    |
| 女子參政應宜注意進行的步驟.....            | 果 果     | 君子隱惡而揚善 ?               | 承 烈    |
| 女權運動與女子自身的先決問題.....           | 馨吾女士    | 『一個問題』的討論.....          | 錦堂·吳 越 |

## 誰看見了民衆？

吳越

黎元洪的告哀電報（復職以來，打了兩個『伏以告哀』的電報）只有些『賢家』，『袍澤』。孫中山的調和宣言，只有些『直，皖，奉，西南諸帥』。胡適之在努力上大聲的說：「民衆是靠不住的！」陳獨秀雖說蔡元培只看見學者，官吏；國民黨只看見武力，都不看見民衆。却是陳氏又何嘗看見了民衆？共產黨與國民黨已然聯絡了，國民黨人在閩，粵的暴行，——抓夫逼成龍市，陳氏應該也得知道。爲甚麼噤若寒蟬？難道受兵，匪蹂躪的閩，粵小百姓，就不算民衆嗎？如此說來，誰看見了民衆？

黎元洪有他的『賢家』『袍澤』，孫中山有他的『直，皖，奉，西南諸帥』，胡適之相信他的『好政府主義』，以爲民衆靠不住，陳獨秀說他人看不見民衆，而自己也看不見『真正』的民衆。這些人或有所恃，或有所信，我暫且不去理他；我所最奇怪的，就是一般與民衆爲緣的——或是簡直自儕於民衆的青年學生，也不看見民衆！

我這幾年看見的青年學生，在國外的——留美學生救國意見，開口就是總統，總理，督軍，總司令……。在國內的——誰看見了民衆？

北京及各省的學生團體，請願或上甚麼呈詞，開口也是總統，總理，督軍，總司令……。他們好像以爲中國除了總統，總理……之外，沒有說話的地方一樣。他們如果專趨赴或專哀求所謂總統，總理……好醜仍然他們自己去受，我到也不去責備他；却是他們看見總統，總理……不理他們了，鍾了鈕子了；在國外的，就大罵『民氣銷沉』；在國內的，也大罵『人心死盡』。就是有幾個頭腦比較清晰的——或者是狡猾的，在事前或事後，隨便叫幾聲父老兄弟，聯絡幾個商，工……團體，作示威運動，罷工運動；他們雖在那裏大吹特吹，自稱我是喚醒民衆，進行羣衆運動。却是嚴格說來：（一）他們趨赴總統，總理……不蒙嘉納，假民衆爲要挾。（二）他們哀求總統，總理……不達目的，挾民衆爲後盾。由前之說：欺騙民衆，自作私圖。由後之說：也只想利用民衆於一時，謀一階級——或一己之利益，居心險詐，與前者厥罪誰均。我們要知道民衆是不能欺騙的，更不是供人利用的。民衆是人，我們是人，我們就是民衆；我雖只是民衆中的一分子，却是離不開民

衆的；民衆沒有我，僅減少一份子；我若不看見民衆，就先沒有我的存在。如此說來，個人雖不必壓在民衆之下，然只在民衆之中，決沒有超過民衆之上的理由。我們切不要自命爲『優秀分子』『智識階級』！以爲我是『優秀』，我有『智識』，民衆愚鈍，應該受我們的支配；至少要明白所謂『優秀』『智識』不全是先天帶來的，大都由於後天感受的；（或者假定的）民衆因爲受黑暗環境的支配，他的『優秀』『智識』無從表現，無從發展。個性的內含，本無所謂善惡；『善』『惡』都沒有，那裏能強分智愚？所以我們——我和民衆要到『人』的路，只有彼此互表同情，『互』是絕對平等的，絕無崎輕崎重之可言。所謂，喚醒民衆，『喚醒』二字，都含有『指教』主義，已違反人與人的關係『絕對平等』的本意；何況是別具肝肺，只想利用民衆呢？羣衆運動的力量，是至大無外的，一切一切的力，都敵不過他；我們要是相信他，不但不准站在傍邊指揮民衆，並不准站在後面說那些口惠而實不至的『援助』的話，簡直要投身民衆之中爲羣衆運動的促進者，犧牲者；指揮自己，求自己的光明，方才合乎『我即民衆』的根本原理。講到民衆，擡不得些微雜質，不但要打破一切名詞（優秀）階級（智識）；並且要打倒自己——舟』！

打入民衆中間去。做不到智識階級的民衆化，也要做到民衆的智識階級化；如此，才有改造社會的可能。

未了，我還要對一般人進幾句忠告：你們不要只知道『賢豪』，『諸帥』，『好人』，『國民黨』；不看見民衆。莫說所謂『賢豪』，『諸帥』，『好人』，『國民黨』；都是些名不副實；我就讓一千步承認他們是『賢豪』，『諸帥』，『好人』，『國民黨』；但至少也應該知道他們不過是最小最小的一部分，單靠他們是不濟事的，還是要在『民』的上頭着想才好。我也並不一概抹殺所謂『資豪』，『諸帥』，『好人』，『國民黨』；及一切以階級自居的人。我相信他們是人，他們就應該知道自己也是民衆；他們能够把自己的地位階級打破，洗心革面的與民衆同化，才顯出他們的真誠，才有他們說話的餘地。我們大家都應該知道：現在的中國，還是掛着『民國』的招牌；臨時約法『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當然不准有一切階級名詞的存在！如果有那冥頑不靈與剛愎自用的人，不顧一切，依然蠻幹，看不見民衆；那麼，我請他看看：『民猶水也。水可載舟，亦能覆

## 罷工與革命

H. C.

悽慘悲酷，我們生活裏，人們無時無處不受無理的虐待；法律

他種政府代替以後，才好民主政治一才中止他的進行。

在武力監督之下，只是某階級的裝飾品，不是人們生命財產的護身符；警察在實力派指揮之下，不能維持人們的治安，只能剝奪人們的自由與封鎖人們的言論；以一切一切習慣制度，都是向着這方面固執起來，人們絲毫沒奈何他。從此無論找一個什麼人來問一問：到底他近來覺得怎樣？恐怕只有一個回答：『我覺得政府太沒道理了，只能拿人們來當犧牲品。』在君主專政底下，人們原來是臣妾，或者有時也是草芥，只要是政府想到，無論如何都可以拿為臣妾。如草芥的人們來玩弄，來躉躅並不會生什麼問題，但是這種威權，若是到了某種程度以上

政府已稱為民主了，人們既在民主政府底下生活了，不用說政府的權限，要縮不到不能縮小的地位，人們的權利要伸張到無可伸張的時候，然後各安其業，各事其事，政府與人民在一定組織與目的之下，安樂地過他們『人的生活』了。沒想到現代的民主政治全是特殊階級在那裏專權，不是普遍民衆都參與政治；於是人們自私的佔據衝動發生了謀本階級實利益的事情實現了，結果是只有一階級的獨佔大權，他階級被其做獨佔大權的犧牲品；在我們號稱五族共和的民主國家却尤其將這種現象表示的格外明白，不信且看近來發生什麼事？

1. 約法第七條人民有請願於議會之權，他們為達到本階級之分行使執權的專制政府推翻，殺戮夷滅，而代以較為和平，較為看得見人們權利的政府；不過他們仍是『以暴易暴』所以沒過多少時候，又恢復現狀，又拿人們來做犧牲品了；接着又起革命，接着又將他的祖先奉送於別人的禮物，原副奉還。這種現象，輪流不絕地和車輪一樣，轉了又轉，一直到專制政治被了

權的舉動，到底在那一點說得上民主制度治下的人民政府

？

3 义同項規定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而政府却在工人集會的時候，非法干涉與武力威脅，又在人民舉行提燈大會時，飭令軍警如驅逐牛馬一樣，槍殺提燈的人民，這又是不知人權為何物了。

4 至於槍殺為工人鳴不平的律師施洋，……等等動作，更是同專制政府一樣的行為了。

多麼不經濟的事業呵！因此我們要將罷工與革命說明一下：  
罷工只是工人消極的抵制，在某種產業部分或某種程度以上，也許引起一時的騷動，但罷工的目的，不過工人要改良生活狀況，而起的一種工作，碰着現在慣以實力壓迫人民的政府是決沒有效的；不獨沒效而且要受更大的損失，如京漢路罷工風潮一樣；所以消極的罷工不行，決要有積極的舉動。積極的舉動是什麼？是

革命。革命是由有計畫，有組織，有實力，在一種中央集權的指揮之下，用一樣目的去推翻，殺戮，夷滅當時政治以及底下的較為自覺的人們，受着此種破壞法律與蹂躪人權的政府當然革命的聲浪流行了，大眾都想起來推翻此種革命的政府了；但是現在鼓吹革命人們却有一種錯誤，說『大家若果罷工了，就可以革命』。這實在不明白罷工與革命的實情，而引起無組織無計畫的社會一時停頓，儘其量或至於一時的騷動，不獨不能成革命的功，而且使本階級受一回無價的犧牲，這是

你若於此感情之中全然覺着榮幸，  
歌德的詩中，曾經讚美感情之萬能道：

## 感 情 的 矛 盾 性

羅承烈

你可任意地命他一個名，

，這真可以看出他感着人類的最深的痛苦了！

名他是幸福！名他是心！名他是愛！名他是神！  
我看他是名不可名！

感情便是一切；

名號只是虛聲，

只是迷繞着天光的一抹烟雲。

我平素只相信感情，以爲人心的活動，只是熱烈情緒之奮張；社會的進化，也只是各個熱血人所鼓宕出的痕迹；宇宙間所彌漫着的種種象徵，都無非情感的元子之遊離變化。一切一切，都是如此。

然而我們的生活是矛盾的，我們的心理也是矛盾的，——真理要探討，夢境也要追尋；理智要擴充，直覺又不能放棄。我們儘量的勸慰人家，確不能忘自己，儘量的排斥煩惱憂鬱之到來，確日即於枯寂幽思而不能自拔。Levardo 和 Flaubert 是虛無思想者，Levardo 否定一切，但是還說「愛」是知識的女，預想知識的極致便是「愛」，而 Flaubert 至並「愛」而否定之。Flaubert 在少壯之年，尙承認「愛」是人類唯一無二可以寄其生活價值的東西，及到晚年，連這個都不能不否定

我們何以感到人生的痛苦至於如此其極？是感情的奮張嗎？是理知的進展呢？假若沒有感情，就會沒有欲望，欲望是不足之感（欲），和求其充足之願（望），兩個合成的心理作用。

詹姆士說心的作用時，有兩種表示：（一）向未來的目的做；

（二）選擇做到目的之方法器具；前者我們可以稱他爲「目的觀念」，後者可以稱他爲「手段觀念」，若目的觀念受外界的阻力，不能直接實現，則不得不求第二目的觀念，用以驅除阻力，以求實行他的目的，這就是手段觀念，也便是詹姆士說的選擇做到目的之方法器具的一番工夫了。但是我們選擇這種方法器具的時候，是否要藉重於理知作用呢？若是要藉重於理知

作用，我們理知的度愈深，則懷疑的量即愈大，理知到了不能了解的時候，又會馬上生出痛苦來。然而我們是有欲望的，欲望對於所欲者，想念他，渴望他，成功了就高興，失敗了就悲哀，所以有欲望就有要求；欲望的目的，即因舊環境的不安，而要求其所安。因這要求的衝動之發現，於是理知以生。理知始終不能落足其「亦步亦趨」之欲望，亦即始終不能到達此衝動之要求；這個要求不能到達，就不會相安於現有之環境；不

相安就是痛苦，痛苦完全是感情作用的產兒。

我們既不能消滅此固有之感情，那嗎，只有在理知上去着手了，但是一個人無論如何任其感情之發揚蹈厲，總不能排斥「知識慾」而不管，何況「要求衝動」之發現，自然要生出選擇做到目的的方法器具之理知行為呢！所以在主張感情，一方面又在發展理知；一方面感受欲望不能滿足之痛苦，一方面又拼命的為「無涯之知」的追求。結果，我們的感情發育到極處，痛苦就要臻熾到極處，同時理知也會擴充到極處；歌德說：Den Drang nach Wahrheit und die Lust am Trübsal ist das Wesen der jungen Menschen。

我們絕對的否定理知，理知確由感情之進展以俱來；我們絕對的讚美感情，感情的結果不外痛苦，揆諸「人生的究竟是快樂」之倫理學家言，又適得其反。至若並感情，理知而俱否定之，則吾人的生存，確事事為欲望的勢力所支配。所以我說：我們的生活是矛盾的，我們的心理也是矛盾的，——真理要探討，夢境也要追尋；理知要擴充，直覺又不能放棄。我們儘量的勸慰人家，確不能勸慰自己；儘量的排斥煩惱憂鬱之到来，確日即於枯寂幽思而不能自拔。

講感情生活的人，總以「愛」為精神世界的主體，以為「愛」是人間最可寶貴而稀有的補劑；現在人類的全體，尚可以有連合之一點的，能使有裸露的胸腔，與真誠的眼淚的勢力，那只有「愛」了。人生到了極無聊，極無意義的時候，尚可寄託於空想的「愛」以自藉慰；Flaumére 說得好：『人之相知，與了解人生之真義，僅能得自同情而已』。他又說：『吾人無愛之心，則決不能有真正之人生觀』。女士把她和而為一說道：『愛是同情心的最高級的表現』。——所以尊崇感情的人，差不多設一個不以「愛」為補救劑。而想消滅此矛盾性的感情之氾濫無所依歸，以致痛苦自絕。但是 Flaubert 則並此亦加否定，我們不能不相信感情二字之破壞力與超絕性。換言之，即是感情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縛；不能够立一個標準而範我馳騁；她奮張的時候，不惜破除一切，以與自我的精神挑戰，——她至其極處，可以否定人間最可寶貴而稀有的補劑，人類唯一無二可以寄其生活價值的東西。——「愛」。

拿理知的分析來減殺感情，這是自然科學家勸解人的格言；然而其知也愈多，其疑愈深，而了解也愈難，即所以增加其無謂之痛苦。拿愛的精神來融和感情，但悼世過深如 Flaubert

輩，竟即此亦加否定。所以我認為感情之變化衝突，不能有時

間客間的限制；不能為理性的駕馭；也不能受任何事物的調和；只有聽其自生自滅，倏起倏伏，作矛盾的進行罷了。

雖然，唯其矛盾，所以才能創造，矛盾的結晶體，正是達到完滿境域的表徵。我們能够綜和各種矛盾式的感情生活而至

## 由「不合作主義」到「合作主義」

丘感

自從北京晨報記者將蔡元培先生的直言，題上不合作主義，並且說這個主義確是打破惡人政治的一個方法後，於是引起導報記者獨秀先生的『我們對於合作主義當做思想界防禦鼠疫霍亂的防禦，而』晨報記者還在那裏鼓吹的反駁了。他們的意思，一個以為不合作主義是積極的舉動，所以他舉出甘地在印度的不合作主義來證明；一個以為不合作主義是消極的舉動，所以蔡先生只說了『相率離京』『相率辭職』『不再替政府幫忙』而自己去研究學問。我們無論他們不合作主義是積極也好，是消極也好，但希望我們大家要記着我們照蔡先生那種主張表面的政治上不合作主義；而要趕快歸到經濟上的合作主義。那麼表面上雖是消極，而實際上却是積極，那麼表面上政治上表示

於否定一切，不能不算我們「真情之流」的榮幸！莊子說：『嗟乎！我悲人之自傷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我們免不掉有此矛盾性的心理現象，我們也就應當勉力的發揚此矛盾性的感情生活。

示不合作主義，在經濟上要表示合作主義罷了。

## 我之『新二角同盟』說

吳家鎮

近日報紙喧傳，外如粵（孫）皖（段）奉（張）之三角同盟，內如府（黎）院（張）國會（吳）之三角同盟等等，頗足驚人視聽，鬧動一時。自表面言之，彼輩之同盟目的，或為解決政局，或為拯救民生，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自裏面言之，凡雜以利害關係，權利思想，而為一時結合，形式同盟者，必致末隙終凶，爭殘殺而後已，此天演公例，歷史陳迹，皆是昭示吾人而有餘，其又奚疑。

雖然，吾人棲息於大地之上，生存於人羣之中，既不能與木石居，與犬鹿逐，復不能上昇天空，下入地府，則國家之強弱興亡，即為一己之強弱興亡，此有識之士，類能知而言之。顧自民國成立，已逾十稔，南北分離，兵戎擾攘，經濟逼迫，盜賊蠭起，於是士嘆於室，農驟於野，商賈工匠，胼手胝足而莫知所終。

以國勢之衰弱既如彼，生計之困難又如此，使稍有良心之人，愛國之士，應如何惕勵自勉，清白自守，修明政治，普及教

育，振興實業，出民於水火之中，置國於磐石之上，庶足以謀自存，以言立國。然以今日之現狀言之，乃大不然，以政治而論，則有統一之與自治，以護法而論，則有民八之與民六。以行政首領而論，則有大總統之與大元帥，以軍事當局而論，則有督軍，與督辦，言護法而躬毀法，倡統一而實割據，下民安知，何堪於此，盲目迷心之局，而受梏手足之刑乎？今日中國之大患，一言以蔽之曰，『假名弄法』而已。夫統一，美名也，護法，善舉也，然一出我國人之手，遂為禍國殃民之源，故仲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羅蘭夫人曰，『自由，天下假汝名以爲惡者多矣』，欲救其弊，在去其名，求其實。

今置身廊廟之上，手綰軍符之人，所欲號召人心，假造民意者，不過此種之虛名耳，空法耳。名有時而盡，法有時而窮，黠驥之技，是安足慮，直視吾人之決心如何耳。吾人既非狂駿冥頑，尙亦含血負骸；其果長此熟視無睹，袖手旁觀，而甘與

之偕亡乎？抑或者將急起直追，發奮揚厲，而力圖自救乎？由前之道，吾復何言，由後之道，則請以『新三角同盟』進。

『新三角同盟』者何，即連合學商工之三界，為一大團體。一大同盟，以肅清政治，拯救生民者也。顧茲處之所謂『新』者，不過用以引人聽聞。強人意志，已將表現之事實，有何新奇之可言。同盟之目的維何，則在運動實現左列之四者，

- 一、廢督
- 二、裁兵
- 三、減少議員
- 四、淘汰官吏

夫督不廢，則兵必不能裁，兵裁矣，議員不減少，則禍根未嘗稍絕，官吏不淘汰，則政治難以肅清，去茲四害，始有修明之可言，政治既善，則所有教育實業等，當隨之而善。惟本人如所謂『罷官罷巾罷工』者。然，蓋千年以來，紛擾爭殺，民苦久矣，倘再言改革或謀建設之人，仍不離乎『破壞』二字，則憔悴之民，流離之夫，當聞之而疾走，睹之而色變，且百年建設之而不足，一旦破壞之而有餘，是何啻以暴以暴，蒼豆燃箕，更無須。世之論者，其以愚言為何如耶？

## 誰是新文化的障礙物？

(一)

新文化，闖了這多年，除了通都大邑的幾個學生，懂得一知半解外，誰知道她是甚麼東西？新文化進步遲緩的原因雖多，然而唯一障礙物，却是提倡新文化運動者的本身。

我們提倡新文化，是為改造思想，我們發刊書報，是為灌輸智識。那末，我們發刊書報的目的，專為宣傳我們的主張，與喚醒人們的迷惑了。我們所發刊的書報，雖斟酌收費，然亦因為經濟關係，僅為印刷與紙張費之補助，決不能多收自以為利。但是我却看見許多許多新文化書報，初出幾期，價值低廉，等得銷路略廣一點，他就加起價錢來了；反說些「紙價飛漲，敬請原諒！」等等廢話。

「紙價飛漲」，也是有的，我知道印刷的多，售出的少，是要賠累的。但是我們發刊書報，既為提倡新文化，賠累不賠累，我們先不要管。若是一方面要提倡新文化，一方面又怕賠累逐期的要人加價，未免太不像話了。

現在新出版物非常之多，價值低廉，購閱者尚有顧此失彼之虞，你一加價，姑無論人家有無餘力，購閱者先已存一厭惡心理，以為甚麼新文化提倡者，簡直是文明的市儈而已。有些人因為他的書報，多賣出幾份，他就自以為有價值，以為定價低太廉了，覺得對不住自己的書報，於是加起價來。像這樣的事情，我雖不能斷定他是為牟利，然而他自認有價值，自高身分，和舊劇名角硬要唱壓軸子有何區別？像這樣的人，無論他學問好到怎樣，我是不敢恭維的——其實真有學問的人，決不自抬身價，決不惟利是視，因為他越有學問，他也越願人家都有學問，他就越肯努力宣傳。

新文化的障礙物，不但是隨意加價，還有「禁止轉載」四個字。現在出的書報，只要他自己認為有價值，他總要簽上「禁止轉載」四個字。著作有沒有價值，並不要自己標榜，讀者他自己會替你估定的。你的著作果真精彩，你就應該願意多有人家讀你的，如果是為宣傳，就不應該怕人家轉載。你若是不為宣傳，只思專利，你也不應該怕人家的轉載。因為現在出版物太多，每有顧此失彼之虞，你求人家知道你的著作，非登廣告不可，若是人家轉載你的，比你登廣告還要有力；因為讀者知道你的著作精彩，以後就得注意。

我并不是要人家發刊書報安心沾累的，我更不是想轉載人家名著的，——我們這本小冊子，用不着人家的長篇巨幅來裝門面，我這幾句話，是向提倡新文化運動者說的，因為我們既發願提倡新文化，就不應該自作進步中的障礙物。

如  
此……

「如此，如此，……人生不過如此罷了！」這話，我時常引以自解，是的，有許多朋友也這樣說着。

人當少年期的時代，每每流於煩惱憂鬱的生活，而尤以富於神經質與粘液質的青年為最甚。他們一涉想到「人生問題」追尋一人

承烈

生是爲什麼的？」「什麼是到達人生的？」凡此「人生有無意義與價值」的問題，老是解答不出，於是而煩惱，而憂傷，而瘋狂，甚而至於自殺。

這個不可避免而有價值不能解答的疑問，我又覺得他太無聊了！原來人生不過如此如此！還有什麼可說呢？

友人G君對我說：『人生果如幻夢，我們也得要做一場好夢才是！』L君也同樣的說道：『人生正如登台演劇，能够博得衆的同情就是了！』

做夢固然是虛幻的，演劇也是戴着假面具的。能做得一場好夢，事後總有許多回憶的滋味；能做得一個有名的藝員，可以引起社會上人人的崇拜；感這樣的滋味，受這樣的崇拜，那就是我們所有的意義與價值了。是的，人生不過如此，人生不過如此如此罷了！

的確我不敢藐視人生，然而一般少年期的朋友們，終是煩惱憂鬱的頹廢着，總是看不透這一點，究竟何苦來啊！那只算他愚蠢無聊罷！

如此……G君和L君，總算是聰明了！

## 打倒軍閥！

智官

『打倒軍閥！』『打倒軍閥！』學生也嚷，工人也嚷；歸齊，嚷一次，悽慘的流一回血；打傷學生，——殺死工人；結果，學生，工人，也不過就是：多打幾了電報，請求各界援助；弄一份呈子，到那烏煙障氣的司法機關，去提起公訴；旁的法子，再也沒有了。

聲言是『示威運動』，我以為這種『示威』很可以不做；試問『示威』幾次，軍閥就會倒了嗎？要曉得：我們果然要打倒軍閥，非得要想實在的辦法纔成呢；不生效力的事情，是沒有用處的。

打倒軍閥！

大凡要想做一件事情，末後，一定得要他達到願望一目的纔行；既不能達到目的，反受些很大的犧牲；那與其不做好不好呢？固然是：

「要成大事業，非得有大犧牲！」

這話是對的；不過，拿着白白的骨肉，來抵抗亮閃閃的刀刃；這種犧牲，未免過於得大了！

我們要知道：對着猛獸講理，是不中用的；『狗臉不識人』，我們要當著這般惡犬旁邊拋磚塊，那一定招他們狂吠的：『一犬吠，百犬和；』那我們一時那裏鬥得過牠們！鬥不過，自己反覺得更加上一番氣了。

與其自己更加上一番氣，莫如暫時不理他們，也不必拋些磚塊來刺激他們；只是我們仔細研究研究除惡的方法！間接的，直接的，慢慢的進行着；一旦把牠們的瓜牙割去了，那我們的願望就算達到了。

不然空空的示威讓『打倒軍閥』，在惡犬旁邊砲傳塊，有什麼用處呢？

## 本刊代售處

(京內)新知書社，青雲閣，勸業場，賓宴華，  
東安市場……等處。(京外)各埠各書局。

馬克思派所辦的嚮導週報

△每份售銅元四枚。全年五十二期，大洋一元三角；  
半年二十六期，大洋七角；郵費在內。

△發行通訊處  
北京 北京大學第一院收發課轉劉伯青

上海 老西門肇濱路蘭發里八號  
歡迎直接訂閱。

## 晨報、北鑄合訂本

晨報副鑄每日一張，按日隨北京晨報發行，不另收價；每月裝訂成本，每本定價銅元三十枚。外埠函購，請示通信地址，並封寄郵票二十五分，寄費在內，本社即當將書寄奉。外埠代派，不折不扣，零售時准其酌加郵費。

總發行所北京宣武門外丞相胡同晨報社。

中國大學日刊

每日出版。每號銅元一枚，每月郵寄銅元四十二枚，報告本校的新聞，及一切改革的事實。而亦多載論文講演，及譯述的學術等文字。

北京宣武門內未英胡同

燕京印刷局

印刷精美——定價低廉

# 晨光雜誌 第四號 目錄

(不日出版)

第三階級專政與第四階級專政 ..... 丘 咸

懷疑主義的批判 ..... 承烈  
不合作 ..... 到民間去 ..... 泰然

七自由藝術論 ..... 吳家鎮

到民間去 ..... 泰然  
西洋哲學史通論 ..... 吳開遠

雨夕 (創作小說) ..... 王統照

懷疑主義的批判 ..... 承烈  
不合作 ..... 到民間去 ..... 泰然  
西洋哲學史通論 ..... 吳開遠

一夕 ..... 秀巖女士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秀巖女士 ..... 王劍三

碎痕 ..... 講書女士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十二個野鶴 ..... 講書女士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詩 ..... 隨麗生王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怎樣解決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 ..... 曹智官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家族的進化 ..... 洪本桑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戰國時之經濟思潮 ..... 許壇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共產黨宣言 ..... 朱承烈

關於討論智識階級的二封信 ..... 秦然  
關於「文學範圍」的辯正與答復 ..... 聽見者

分發行所 ..... 各埠各大書坊。

北京中國大學晨光雜誌社